南齊書/卷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南齊書
卷一 本紀第一

高帝上

► 卷二

高帝上

太祖高皇帝諱道成，字紹伯，姓蕭氏，小諱鬬將，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。何子酇定侯延生侍中彪，彪生公府掾章，章生皓，皓生仰，仰生御史大夫望之，望之生光祿大夫育，育生御史中丞紹，紹生光祿勳閎，閎生濟陰太守闡，闡生吳郡太守永，[1]永生中山相苞，苞生博士周，周生蛇丘長矯，矯生州從事逵，逵生孝廉休，休生廣陵府丞豹，豹生太中大夫裔，裔生淮陰令整，整生即丘令儁，儁生輔國參軍樂子，宋昇明二年九月贈太常，生皇考。蕭何居沛，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。晉元康元年，分東海為蘭陵郡。中朝亂，淮陰令整字公齊，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。寓居江左者，皆僑置本土，加以南名，於是為南蘭陵蘭陵人也。

皇考諱承之，字嗣伯。少有大志，才力過人，宗人丹陽尹羣之、北兗州刺史源之竝見知重。初為建威府參軍，義熙中，蜀賊譙縱初平，皇考遷揚武將軍、安固汶山二郡太守，善於綏撫。

元嘉初，徙為威烈將軍、[2]濟南太守。七年，右將軍到彥之北伐大敗，虜乘勝破青部諸郡國，別帥安平公乙旃眷寇濟南，皇考率數百人拒戰，退之。虜眾大集，皇考使偃兵開城門。眾諫曰：「賊眾我寡，何輕敵之甚！」皇考曰：「今日懸守窮城，事已危急，若

復示弱，必為所屠，惟當見彊待之耳。」虜疑有伏兵，遂引去。青州刺史蕭思話欲委鎮保險，皇考固諫不從，思話失據潰走。明年，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於壽張轉戰班師，滑臺陷沒，兗州刺史竺靈秀抵罪。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，手書與都督長沙王義欣曰：「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，[3]今擬為兗州，□□檀征南詳之。」[4]皇考與道濟無素故，事遂寢。遷輔國鎮北中兵參軍、員外郎。

十年，蕭思話為梁州刺史，皇考為其橫野府司馬、漢中太守。氐帥楊難當寇漢川，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，思話至襄陽不進，皇考輕軍前行，攻氐偽魏興太守薛健於黃金山，剋之。黃金山，張魯舊戍，南接漢川，北枕驛道，險固之極。健既潰散，皇考即據之。氐偽梁、秦二州刺史趙溫先據州城，聞皇考至，退據小城，薛健退屯下桃城，立柴營，皇考引軍與對壘，相去二里。健與偽馮翊太守蒲（旱）〔早〕子悉力出戰，[5]皇考大破之，健等閉營自守不敢出，思話繼至，賊乃稍退。皇考進至峨公山，為左衞將軍、沙州刺史呂平大眾所圍積日，建武將軍蕭汪之、平西督護段虯等至，表裏奮擊，大破之。難當又遣息和領步騎萬餘人，夾漢水兩岸，援趙溫，攻逼皇考。相拒四十餘日。賊皆衣犀甲，刀箭不能傷。皇考命軍中斷槊長數尺，以大斧搥其後，賊不能當，乃焚營退。皇考追至南城，眾軍自後而進，連戰皆捷，梁州平。詔曰：「承之稟命先驅，蒙險深入，全軍屢剋，奮其忠果，可龍驤將軍。」隨府轉寧朔司馬，太守如故。

入為太子屯騎校尉。文帝以平氐之勞，青州缺，將欲授用。彭城王義康秉政，皇考不附，乃轉為江夏王司徒中兵參軍、龍驤將軍、南泰山太守，封晉興縣五等男，邑三百四十戶。遷右軍將軍。[6]元嘉二十四年殂，年六十四。梁土民思之，[7]於峨公山立廟祭祀。昇明二年，贈散騎常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

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。姿表英異，龍顙鍾聲，鱗文遍體。儒士雷次宗立學於鷄籠山，太祖年十三，受業，治禮及左氏春秋。十七年，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，鎮豫章，皇考領兵防守，太祖舍業南行。十九年，竟陵蠻動，文帝遣太祖領偏軍討沔北蠻。二十一年，伐索虜，至丘檻山，竝破走。二十三年，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，啟太祖自隨，戍沔北，討樊、鄧諸山蠻，破其聚落。初為左軍中兵參軍。二十七年，索虜圍汝南戍主陳憲，臺遣寧朔將軍臧質、安蠻司馬劉康祖救之，文帝使太祖宣旨，授節度。聞虜主拓跋燾向彭城，質等回軍救援，至盱眙，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，[8]步騎數千人前驅，燾已潛過淮，卒相遇於莞山下，合戰敗績，緣淮奔退，宗之等皆陷沒。太祖還就質固守，為虜所攻圍，甚危急，事寧，還京師。二十九年，領偏軍征仇池。梁州西界舊有武興戍，晉隆安中沒屬氐；武興西北有蘭皋戍，去仇池二百里。太祖擊二壘，皆破之。遂從谷口

入關，未至長安八十里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助太祖攻談堤城，拔之，虜偽河閒公奔走。虜救兵至，太祖軍力疲少，又聞文帝崩，乃燒城還南鄭。襲爵晉興縣五等男。孝建初，除江夏王大司馬參軍，隨府轉太宰，遷員外郎、直閤中書舍人、西（陵）〔陽〕王撫軍參軍、[9]建康令。新安王子鸞有盛寵，簡選僚佐，為北（軍）中郎中兵參軍。[10]陳太后憂，起為武烈將軍，復為建康令，中兵如故。景和世，除後軍將軍。值明帝立，為右軍將軍。

時四方反叛，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，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，率眾東討。至晉陵，與賊前鋒將程捍、孫曇瓘等戰，一日破賊十二壘。分軍定諸縣，晉陵太守袁標棄城走，東境諸城相繼奔散。

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，從子索兒寇淮陰，山陽太守程天祚舉城叛，徐州刺史申令孫又降，徵太祖討之。時太祖平東賊還，又將南討，出次新亭，前軍已發，而索兒自睢陵渡淮，馬步萬餘人，擊殺臺軍主孫耿，縱兵逼前軍張永營，告急。明帝聞賊渡，遽追太祖往救之，屯破釜。索兒向鍾離，永遣寧朔將軍王寬據盱眙，遏其歸路。索兒擊破臺軍主高道慶，走之於石鼈，將西歸。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先據白鵠澗，張永遣太祖馳督寬，索兒東要擊太祖，使不得前。太祖鼓行結陣，直入寬壘，索兒望見不敢發。經數日，索兒引軍頓石梁，太祖追之至葛冢，候騎還云賊至，太祖乃頓軍引管，分兩馬軍夾營外以待之。俄頃，賊馬步奄至，又推火車數道攻戰。相持移日，乃出輕兵攻賊西，使馬軍合擊其後，賊眾大敗，追奔獲其器仗。進屯石梁澗北。索兒夜遣千人來斫營，營中驚，太祖臥不起，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動，須臾賊散。太祖議欲於石梁西南高地築壘通南道，斷賊走路，索兒果來爭之，太祖率軍擊破之，賊馬自相踐藉死。索兒走向鍾離，太祖追至黯黮而還。除驍騎將軍，封西陽縣侯，邑六百戶。

遷巴陵王衛軍司馬，隨鎮會稽。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，臺軍主沈思仁與偽龍驤將軍任皇、鎮西參軍劉越緒各據險相守。明帝遣太祖領三千人討之。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，太祖軍容寡闕，乃編楸皮為馬具裝，析竹為寄生，[11]夜舉火進軍，賊望見恐懼，未戰而走。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、南東海太守、行南徐州事。

初，明帝遣張永、沈攸之以眾喻降薛安都，謂太祖曰：「吾今因此北討，卿意以為何如？」太祖對曰：「安都才識不足，狡猾有餘。若長轡緩御，則必遣子入朝；今以兵逼之，彼將懼而為計，恐非國之利也。」帝曰：「眾軍猛銳，何往不剋。卿每杖策，幸勿多言。」安都見兵至，果引索虜，永等敗於彭城。淮南孤弱，以太祖為假冠軍將軍、持節、都

督北討前鋒諸軍事，鎮淮陰。

泰始三年，沈攸之、吳喜北敗於睢口，諸城戍大小悉奔歸，虜遂（退）〔進〕至淮北，[12]圍角城，戍主賈法度力弱不敵。諸將勸太祖渡岸救之，太祖不許，遣軍主高道慶將數百張弩浮艦淮中，遙射城外虜，弩一發數百箭俱去，虜騎相引避之，乃命進戰，城圍即解。遷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、南兗州刺史，持節、假冠軍、督北討如故。五年，進督兗、青、冀三州。六年，除黃門侍郎，領越騎校尉，不拜。復授冠軍將軍，留本任。

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，而民間流言，云「蕭道成當為天子」，明帝愈以為疑，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，令喜留軍破釜，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。太祖戎衣出門迎，即酌飲之。喜還，帝意乃悅。七年，徵還京師，部下勸勿就徵，太祖曰：「諸卿闇於見事。主上自誅諸弟，為太子稚弱，作萬歲後計，何關佗族。惟應速發，事緩必見疑。今骨肉相害，自非靈長之運，禍難將興，方與卿等勠力耳。」拜散騎常侍、太子左衞率。[13]時世祖以功當別封贛縣，太祖以一門二封，固辭不受，詔許之。加邑二百戶。

明帝崩，遺詔為右衞將軍，領衞尉，加兵五百人。與尚書令袁粲、護軍褚淵、領軍劉勔共掌機事。又別領東北選事。尋解衞尉，加侍中，領石頭戍軍事。

明帝誅戮蕃戚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人凡獲全。及蒼梧王立，更有窺窬之望，密與左右閹人於後堂習馳馬，招聚亡命。[14]元徽二年五月，舉兵於尋陽，收略官民，數日便辦，眾二萬人，[15]騎五百匹。發盆口，悉乘商旅船舫。[16]大雷戍主杜道欣、鵲頭戍主劉霅期告變，朝廷惶駭。太祖與護軍褚淵、征北張永、領軍劉勔、僕射劉秉、游擊將軍戴明寶、驍騎將軍阮佃夫、右軍將軍王道隆、中書舍人孫千齡、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議，莫有言者。太祖曰：「昔上流謀逆，皆因淹緩，至於覆敗。休範必遠懲前失，輕兵急下，乘我無備。今應變之術，不宜念遠，若偏師失律，則大沮眾心。宜頓新亭、白下，堅守宮掖、東府、石頭以待。賊千里孤軍，後無委積，求戰不得，自然瓦解。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；征北可以見甲守白下；中堂舊是置兵地，領軍宜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；諸貴安坐殿中，右軍諸人不須競出，我自前驅，破賊必矣。」因索筆下議，竝注同。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，獨曰：「宜依舊遣軍據梁山、魯顯閒，右衞若不出白下，則應進頓南州。」太祖正色曰：「賊今已近，梁山豈可得至。新亭既是兵衝，所以欲死報國耳。常日乃可屈曲相從，今不得也。」座起，太祖顧謂劉勔曰：「領軍已同鄙議，不可改易。」乃單車白服出新亭。加太祖使持節、都督征討諸軍、[17]平南將軍，加鼓吹一部。

治新亭城壘未畢，賊前軍已至，太祖方解衣高臥，以安眾心。乃索白虎幡，登西垣，使寧朔將軍高道慶、羽林監陳顯達、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，自新林至赤岸，大破之，燒其船艦，死傷甚眾。賊步上新林，太祖馳使報劉勔，急開大小桁，撥淮中船舫，悉渡北岸。

休範乘肩輿率眾至壘南，上遣寧朔將軍黃回、馬軍主周盤龍將步騎出壘對陣。休範分兵攻壘東，短兵接戰，自巳至午，眾皆失色。太祖曰：「賊雖多而亂，尋破也。」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，引彊命中，故賊不得逼城。未時，張敬兒斬休範首。太祖遣隊主陳靈寶送首還臺，靈寶路中遇賊軍，埋首道側。[18]臺軍不見休範首，愈疑懼。賊眾亦不知休範已死，別率杜黑蠡急攻壘東，[19]司空主簿蕭惠朗數百人突入東門，叫噪至堂下，城上守門兵披退。太祖挺身上馬，率數百人出戰，賊皆推楯而前，相去數丈，分兵橫射，太祖引滿將發，左右將戴仲緒舉楯扞之，箭應手飲羽，傷百餘人，賊死戰不能當，乃卻。眾軍復得保城，與黑蠡拒戰，自晡達明旦，矢石不息。其夜大雨，皷叫不復相聞，將士積日不得寢食，軍中馬夜驚，城內亂走，太祖秉燭正坐，厲聲呵止之，如此者數四。

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皁莢橋，直至朱雀桁，劉勔欲開桁，王道隆不從，勔及道隆竝戰沒。初，勔高尚其意，託造園宅，名為「東山」，頗忽世務。太祖謂之曰：「將軍以顧命之重，任兼內外，主上春秋未幾，諸王竝幼沖，上流聲議，遐邇所聞，此是將軍艱難之日，而將軍深尚從容，廢省羽翼，一朝事至，雖悔（可）〔何〕追。」[20]勔竟不納。

賊進至杜姥宅，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，[21]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，張永潰於白下，宮內傳新亭亦陷，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：「天下敗矣！」太祖遣軍主陳顯達、任農夫、張敬兒、周盤龍等，從石頭濟淮，閒道從承明門入衛宮闕。

休範既死，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，士庶惶惑，詣壘投名者千數，太祖隨得輒燒之，乃列兵登城北，謂曰：「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即戮，屍在南岡下，身是蕭平南，諸君善見觀！君等名皆已焚除，勿有懼也。」臺分遣眾軍擊杜姥宅、宣陽門諸賊，皆破平之。太祖振旅凱入，百姓緣道聚觀，曰：「全國家者此公也。」

太祖與袁粲、褚淵、劉秉引咎解職，不許。遷散騎常侍、中領軍、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州軍事、鎮軍將軍、南兗州刺史，持節如故。進爵為公，增邑二千戶。太祖欲分其功，

請益粲等戶，更日入直決事，號為「四貴」。秦時有太后、穰侯、涇陽、高陵君，稱為「四貴」，至是乃復有焉。四年，加太祖尚書左僕射，本官如故。

休範平後，蒼梧王漸行凶暴，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譽，朝野歸心。景素亦潛為自全之計，布款誠於太祖，太祖拒而不納。七月，羽林監袁祗奔景素，[22]便舉兵，太祖出屯玄武湖，遣眾軍北討，事平乃還。

太祖威名既重，蒼梧王深相猜忌，幾加大禍。陳太妃罵之曰：「蕭道成有功於國，今若害之，後誰復為汝著力者？」乃止。

太祖密謀廢立。五年七月戊子，帝微行出北湖，常單馬先走，羽儀禁衛隨後追之，於堤塘相蹈藉，左右張互兒馬墜湖，[23]帝怒，取馬置光明亭前，自馳騎刺殺之，因共屠割，與左右作羌胡伎為樂。又於蠻岡賭跳。[24]際夕乃還仁壽殿東阿氈屋中寢。語左右楊玉夫：「伺織女度，報我。」時殺害無常，人懷危懼。玉夫與其黨陳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謀，於氈屋中取千牛刀殺蒼梧王，稱敕，使廂下奏伎，因將首出與王敬則，敬則送太祖。太祖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，殿內驚怖，既知蒼梧王死，咸稱萬歲。及太祖踐阼，號此馬為「龍驤將軍」，世謂為「龍驤赤」。

明日，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樹下，召四貴集議。太祖謂劉秉曰：「丹陽國家重戚，今日之事，屬有所歸。」秉讓不當。太祖次讓袁粲，粲又不受。太祖乃下議，備法駕詣東城，迎立順帝。於是長刀遮粲、秉等，各失色而去。甲午，太祖移鎮東府，與袁粲、褚淵、劉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。丙申，進位侍中、司空、錄尚書事、驃騎大將軍，持節、都督、刺史如故，封竟陵郡公，邑五千戶，給油幢絡車，班劍三十人。太祖固辭上台，[25]即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庚戌，進督南徐州刺史。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。十月戊辰，又進督豫、司二州。

初，荊州刺史沈攸之與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，申以歡好，以長女義興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。[26]攸之為郢州，值明帝晚運，陰有異圖。自郢州遷為荊州，聚斂兵力，將吏逃亡，輒討質隣伍。養馬至二千餘匹，皆分賦戍邏將士，使耕田而食，廩財悉充倉儲。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，攸之割留，簿上供討四山蠻。裝治戰艦數百千艘，沈之靈溪裏，錢帛器械巨積，朝廷畏之。高道慶家在華容，假還過江陵，道慶素便馬，攸之與宴飲，於聽事前合馬槊，道慶槊中破攸之馬鞍，攸之怒，索刃槊，道慶馳馬而出。還都，說攸之反狀，請三千人襲之，朝議慮其事難濟，太祖又保持不許。太祖既廢立，遣攸之子司

徒左長史元琰賫蒼梧王諸虐害器物示之，攸之未得即起兵，乃上表稱慶，并與太祖書推功。

攸之有素書十數行，常韜在裲襠角，云是明帝與己約誓。十二月，遂舉兵。其妾崔氏、許氏諫攸之曰：「官年已老，那不為百口計！」攸之指裲襠角示之，稱太后令召己下都。京師恐懼。乙卯，太祖入居朝堂，[27]命諸將西討，平西將軍黃回為都督前驅。

前湘州刺史王蘊，太后兄子，少有膽力，以父揩名宦不達，[28]欲以將途自奮。每撫刀曰：「龍淵、太阿，汝知我者。」叔父景文誡之曰：「阿答，汝滅我門戶！」蘊曰：「答與童烏貴賤覺異。」童烏，景文子絢小字；答，蘊小字也。蘊遭母喪罷任，還至巴陵，停舟一月，日與攸之密相交構。時攸之未便舉兵，蘊乃下達郢州。世祖為郢州長史，蘊期世祖出弔，因作亂據郢城，世祖知之，不出。蘊還至東府前，又期太祖出，太祖又不出弔，再計不行，外謀愈固。

司徒袁粲、尚書令劉秉見太祖威權稍盛，慮不自安，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，殿內宿衛主帥，無不協同。攸之反問初至，太祖往石頭與粲謀議，粲稱疾不相見。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，劉秉恇怯，晡時，從丹陽郡載婦女入石頭，朝廷不知也。其夜，丹陽丞王遜告變，秉從弟領軍（韜）〔韞〕[29]及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為內應。太祖命王敬則於宮內誅之。遣諸將攻石頭，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，城門已閉，官軍又至，乃散。眾軍攻石頭，斬粲，劉秉走雒檐湖，[30]蘊逃鬪場，並禽斬之。

粲位任雖重，無經世之略，踈放好酒，步屧白楊郊野間，道遇一士大夫，便呼與酣飲。明日，此人謂被知顧，到門求通，粲曰：「昨飲酒無偶，聊相要耳。」竟不與相見。嘗作五言詩云：「訪迹雖中宇，循寄乃滄州。」蓋其志也。

劉秉少以宗室清謹見知，孝武世，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，殷亡口中血出，眾疑行毒害，孝武使秉從弟祗諷秉啟證其事。秉曰：「行路之人，尚不應爾，今日迺可一門同盡，無容奉敕。」眾以此稱之。故為明帝所任。蒼梧廢，秉出集議，於路逢弟韞，韞開車迎問秉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固當歸兄邪？」秉曰：「吾等已讓領軍矣。」韞槌胷曰：「君肉中詎有血！」

粲典籤莫嗣祖知粲謀，太祖召問嗣祖：「袁謀反，何不啟聞？」嗣祖曰：「事主義無二心，雖死不敢泄也。」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。太祖竝赦而用之。黃回頓新亭，聞石頭鼓

噪，率兵來赴之，朱雀　　有戍軍，受節度，不聽夜過，會石頭已平，因稱救援。太祖知而不言，撫之愈厚，遣回西上，流涕告別。

太祖屯閱武堂，馳結軍旅。閏月辛丑，詔假黃鉞，率大眾出屯新亭中興堂，治嚴築壘。教曰：「河南稱慈，諒由掩崏，廣漢流仁，實存殯朽。近袤製茲營，崇溝浚塹，古墟曩隧，時有湮移，深松茂草，或致刊薙。憑軒動懷，巡隍增愴。宜竝為收改葬，并設薄祀。」

二年正月，沈攸之攻郢城不剋，眾潰，自經死，傳首京邑。丙子，太祖旋鎮東府。二月癸未，進太祖太尉，增封三千戶，都督南徐、南兗、徐、兗、青、冀、司、豫、荊、雍、湘、郢、梁、益、廣、越十六州諸軍事。太祖解驃騎，辭都督，不許，乃表送黃鉞。三月己酉，增班劍為四十人、甲仗百人入殿。丙子，加羽葆鼓吹，餘竝如故。

辛卯，太祖誅鎮北將軍黃回。

大明泰始以來，相承奢侈，百姓成俗。太祖輔政，罷御府，省二尚方諸飾玩。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偽雜物：不得以金銀為箔，馬乘具不得金銀度，不得織成繡裙，[31]道路不得著錦履，不得用紅色為幡蓋衣服，不得翦綵帛為雜花，不得以綾作雜服飾，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腳樫柏床、牙箱籠雜物、綵帛作屏鄣、錦緣薦席，不得私作器仗，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，[32]不得以金銀為花獸，不得輒鑄金銅為像。皆須墨敕，凡十七條。其中宮及諸王服用，雖依舊例，亦請詳衷。

九月丙午，進位假黃鉞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太傅、領揚州牧，[33]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。置左右長史、司馬、從事中郎、掾、屬各四人，使持節、太尉、驃騎大將軍、錄尚書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固辭，詔遣敦勸，乃受黃鉞，辭殊禮。甲寅，給三望車。

三年正月乙巳，太祖表蠲百姓逋負。丙辰，加前部羽葆鼓吹。丁巳，命太傅府依舊辟召。丁卯，給太祖甲仗五百人，出入殿省。甲午，重申前命，[34]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。三月甲辰，詔進位相國，總百揆，封十郡為齊公，備九錫之禮，加璽紱遠遊冠，位在諸侯王上，加相國綠縧綬，其驃騎大將軍、揚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太祖三讓，公卿敦勸固請，乃受。甲寅，策相國齊公曰：

天地變通，莫大乎炎涼，懸象著明，莫崇乎日月。嚴冬播氣，貞松之操自高，光景時昏，

若華之暎彌顯。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，忠賢臨危而盡節。自景和昏虐，王綱弛紊，太宗受命，紹開中興，運屬屯難，四郊多壘。蕭將軍震威華戎，寔資義烈，康國濟民，於是乎在。朕以不造，夙罹閔凶。嗣君失德，書契未紀。威侮五行，虔劉九縣，神歇靈繹，[35]海水羣飛，彝器已塵，宗禋誰主，綴旒之殆，未足為譬，豈直小宛興刺，黍離作歌而已哉。天贊皇宋，實啟明宰，爰登寡昧，纂承大業，[36]鴻緒再維，閎基重造，高勳至德，振古絕倫。昔保衡翼殷，博陸匡漢，方斯蔑如也。今將授公典禮，其敬聽朕命。

乃者，袁（劉）〔鄧〕構禍，[37]寔繁有徒，子房不臣，稱兵協亂，跨蹈五湖，憑陵吳、越，浮祲虧辰，沈氛晦景，桴鼓振於王畿，鋒鏑交乎天邑。顧瞻宮掖，將成茂草，言念邦國，翦為仇讎。當此之時，人無固志。公投袂殉難，超然奮發，執金板而先馳，登寅車而戒路，軍政端嚴，卒乘輯睦，麾鉞一臨，凶黨冰泮。此則霸業之基，勤王之始也。安都背叛，竊據徐方，敢率犬羊，陵虐淮澨，索兒愚悖，同惡相濟，天祚無象，背順歸逆，北鄙黔黎，奄墜塗炭，均人廢職，邊師告警。公受命宗祊，精貫朝日，擁節和門，氣踰霄漢，破釜之捷，斬馘蔽野，石梁之戰，禽其渠帥，保境全民，江陽即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張淹迷昧，弗顧本朝，（受）〔爰〕自南區，[38]志圖東夏，潛軍閒入，竊覬不虞。于時江服未夷，皇塗荐阻。公忠誠慷慨，在險彌亮，深識九變，妙察五色，以寡制眾，所向風偃。朝廷無東顧之憂，閩、越有來蘇之慶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匈奴野心，侵掠疆埸，前師失律，王旅崩撓，灑血成川，伏尸千里。醜羯佾張，勢振彭、泗，乘勝長驅，窺覦京甸，冠帶之軌將湮，被髮之容行及。公奉辭伐罪，戒旦晨征，兵車始交，氛祲時蕩，弔死撫傷，弘宣皇澤，俾我淮、肥，復沾盛化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自茲厥後，獫狁孔熾，封豕長蛇，重窺上國。而世故相仍，師出日老，戰士無臨陣之心，戎卒有懷歸之思。是以下邳精甲，望風振恐，角城高壘，指日淪陷。公眷言王事，發憤忘食，躬擐甲冑，視險若夷，短兵纔接，巨猾鳥散，分疆畫界，開創青、兗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泰始之末，入參禁旅，任兼軍國，事同顧命。桂陽負眾，輕問九鼎，裂冠毀冕，拔本塞源，入兵萬乘之國，頓戟象魏之下，烈火焚於王城，飛矢集乎君屋。機變儵忽，終古莫二，羣后憂惶，元戎無主。公按劍凝神，則奇謀貫世，秉旄指麾，則懦夫成勇。曾不崇朝，新亭獻捷，信宿之閒，宣陽底定，雲霧廓清，區宇康乂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皇室多難，釁起戚蕃，邢、晉、應、韓，翻為讎敵，建平失圖，興兵內侮。公又指授六師，義形乎色，役未踰旬，朱方寧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蒼梧肆虐，諸夏麋沸，淫刑以逞，誰則無罪，火炎崐岡，玉石俱焚，黔首相悲，朝不謀夕，高祖之業已淪，（大）〔文〕、明之軌誰嗣。[39]公遠稽殷、漢之義，近遵魏、晉之典，猥以眇身，入奉宗祐，七廟清謐，九區反政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袁粲無質，劉秉攜貳，（韜）〔韞〕、述相扇，[40]成此亂階，醜圖潛構，危機竊發，據有石頭，志犯應、路。公神謀內運，霜鋒外舉，妖沴載澄，國塗悅穆。

此又公之功也。沈攸之苞禍，[41]歲月滋彰，蜂目豺聲，阻兵安忍。哀彼荊漢，獨為匪民，乃眷西顧，緬同異域。而經綸維始，九伐未申，長惡不悛，遂逞凶逆。驅合姦回，勢過虓虎，朝野憂疑，三軍沮氣。公秉鉞出關，凝威江甸，正情與嗷日同亮，明略與秋雲競爽。至義所感，人百其心，蠢鼓一麾，夏首寧謐，雲梯未舉，魯山剋定。積年逋誅，一朝顯戮，沮浦安流，章臺順軌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公有濟天下之勳，重之以明哲，道庇生民，志匡宇宙，勠力肆心，劬勞王室，自東徂西，靡有寧晏，險阻艱難，備嘗之矣。若乃締構宗稷之勤，造物資始之澤，雲布霧散，光被六幽，弼予一人，永清四海。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，景星垂暉於清漢，遐方款關而慕義，荒服重譯而來庭，（注）〔汪〕哉邈乎！[42]無得而名焉。

朕聞疇庸表德，前王盛典，崇樹侯伯，有國攸同。所以文命成功，玄珪顯錫，姬旦秉哲，曲阜啟蕃，或改玉以弘風，或胙土以宣化，禮絕常班，寵冠羣辟，爰逮桓文，車服異數。惟公勳業超於先烈，而褒賞闕於舊章，古今之道，何其爽歟？靜言欽歎，良有缺然。今進授相國，以青州之齊郡，徐州之梁郡，南徐州之蘭陵、魯郡、琅邪、東海、晉陵、義興，揚州之吳郡、會稽，凡十郡，封公為齊公。錫茲玄土，苴以白茅，定爾邦家，用建冢社。斯實尚父故蕃，世作盟主，紀綱侯甸，率由舊則。往者周、邵建國，師保兼任，毛、畢執珪，入作卿士，內外之寄，[43]同規在昔。〔今〕命使持節、兼太尉、侍中、中書監、司空、衞將軍、雩都縣開國侯淵授〔公〕相國印綬，[44]齊公璽紱；持節、兼司空副、[45]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國位總百辟，秩踰三鉉，[46]職以禮移，號隨事革。其以相國總百辟，[47]去錄尚書之稱。送所假節、侍中貂蟬、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、竟陵公印策。其驃騎大將軍、揚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又加公九錫，其敬聽後命：以公秉禮弘律，[48]儀刑區宇，遐邇一體，民無異業，是用錫公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。公崇脩南畝，所寶惟穀，王府充實，百姓繁阜，是用錫公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公居身以謙，導物以義，鎔鈞庶品，罔不和悅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，六佾之儛。公翼贊王猷，聲教遠洽，蠻夷竭歡，回首內附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。公明鑒人倫，澄辨涇渭，官方與能，英乂克舉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。公保佑皇朝，厲身化下，杜漸防萌，含生夤式，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。公禦宄以刑，禦姦以德，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，是用錫公鈇鉞各一。公鳳舉四維，龍騫八表，威靈所振，異域同文，是用錫公彤弓一，彤矢百，盧弓十，盧矢千。公明發載懷，肅恭禋祀，孝敬之重，義感靈祇，是用錫公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齊國置丞相以下，一遵舊式。往欽哉！其祗服朕命，經緯乾坤，宏亮洪業，茂昭爾大德，闡揚我高祖之休命。

太祖三讓，公卿敦勸固請，乃受之。

丁巳，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，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，一皆原赦，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，賜穀五斛，府州所領，亦同蕩然。

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，隨宜除用。以齊國初建，給錢五百萬，布五千匹，絹五千匹。四月癸酉，詔進齊公爵為王，以豫州之南梁、陳郡、潁川、陳留，南兗州之盱眙、山陽、秦郡、廣陵、海陵、南沛十郡增封。使持節、司空、衞將軍褚淵奉策授璽紱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，錫茲玄土，苴白茅，[49]改立王社。相國、揚州牧、驃騎大將軍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丙戌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備五時副車，置旄頭雲罕，樂儛八佾，設鍾虡宮縣。王世子為太子，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。

辛卯，宋帝禪位，下詔曰：

惟德動天，玉衡所以載序，窮神知化，億兆所以歸心，用能經緯乾坤，彌綸宇宙，闡揚鴻烈，大庇生民。晦往明來，積代同軌，前王踵武，世必由之。宋德湮微，昏毀相襲，景和騁悖於前，元徽肆虐於後，三光再霾，七廟將墜，璇極委馭，含識知泯，我文、武之祚，眇焉如綴。靜惟此紊，夕惕疚心。

相國齊王，天誕叡聖，河嶽炳靈，拯傾提危，澄氛靜亂，匡濟艱難，功均造物。宏謀霜照，祕籌雲回，旌旆所臨，一麾必捷，英風所拂，無思不偃，表裏清夷，遐邇寧謐。既而光啟憲章，弘宣禮教，姦宄之類，覩隆威而隔情，慕善之儔，仰徽猷而增厲。道邁於重華，勳超乎文命，蕩蕩乎無得而稱焉。是以辮髮左衽之酋，款關請吏，木衣卉服之長，航海來庭，豈惟肅慎獻楛，越（嘗）〔裳〕薦翬而已哉。[50]故四奧載宅，六府克和，川陸効珍，禎祥鱗集，卿煙玉露，旦夕揚藻，嘉穟芝英，晷刻呈茂。革運斯炳，代終彌亮，負扆握樞，允歸明哲，固以獄訟去宋，謳歌適齊。

昔金政既淪，水德締構，天之曆數，皎焉攸徵。朕雖寡昧，闇于大道，稽覽隆替，為日已久，敢忘列代遺則，人神至願乎？便遜位別宮，敬禪于齊，一依唐虞、魏晉故事。

是日宋帝遜于東邸，備羽儀，乘畫輪車，出東掖門，問今日何不奏鼓吹，左右莫有答者。

壬辰，策命齊王曰：

伊太古初陳，萬物紛綸，開耀靈以鑑品物，立元后以馭蒸人。若夫容成、大庭之世，宓羲、五龍之辰，靡得而詳焉。自軒黃以降，墳素所紀，略可言者，莫崇乎堯舜。披金繩而握天鏡，開玉匣而總地維，德之休明，宸居靈極。期運有終，歸禪與能。所以大唐遜位，謣然興歌，[51]有虞揖讓，卿雲發采。亮符命之攸臻，坦至公以成務，懷生載懌，靈祇効祉，遺風餘烈，光被無垠。漢魏因循，弗敢失墜，爰逮晉氏，亦遵前儀。惟我祖宗英叡，勳格幽顯，從天人而齊七政，凝至德而撫四維。末葉不造，仍世多故，（難滅星謀）〈策文「難滅星謀」〈疑〉〉〔日蝕星隕〕，[52]山淪川竭。

惟王聖哲淵明，榮鏡寓宙，體望日之威，資就雲之澤，臨下以簡，御眾以寬，仁育羣生，義征不諫，國塗荐阻，弘五慮而乂寧，皇緒將湮，秉六術以匡濟。及至權臣內侮，蕃屏陵上，兵革雲翔，萬邦震駭，裁之以武風，綏之以文化，遐邇清夷，表裏肅穆。戢琱戈而事黼黻，委旌門而恭儒館，聲化遠洎，荒服無塵，殊類同規，華戎一揆。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，九穗含芳於郊牧。象緯昭澈，布新之符已顯，圖讖彪炳，受終之義既彰。靈祇乃眷，兆民引領。朕聞至道深微，惟人是弘，天命無常，惟德是與。所以仰鑒玄情，俯察羣望，敬禪神器，授帝位于爾躬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於戲！王其允執厥中，儀刑前式，以副率土之欣望。命司裘而謁蒼昊，奏雲門而升圓丘，時膺大禮，永保洪業，豈不盛歟！

再命璽書曰：

皇帝敬問相國齊王。大道之行，與三代之英，朕雖闇昧，而有志焉。夫昏明相襲，晷景之恆度，春秋遞運，時歲之常序。求諸天數，猶且隆替，矧伊在人，能無終謝。是故勛華弘風於上葉，漢魏垂式於後昆。

昔我高祖，欽明文思，振民育德，皇靈眷命，奄有四海。晚世多難，姦宄寔繁，鼗鼓宵聞，元戎旦警，億兆夷人，啟處靡厝。加以嗣君荒怠，敷虐萬方，神鼎將遷，寶策無主，實賴英聖，匡濟艱危。惟王體天則地，舍弘光大，明竝日月，惠均雲雨。國步斯梗，則稜威外發，王猷不造，則淵謨內昭。重構閩、吳，再寧淮、濟，靜九江之洪波，卷海沂之氛沴，[53]放斥凶昧，存我宗祀，舊物惟新，王光改照。[54]逮至寵臣裂冠，則裁以廟略，荊漢反噬，則震以雷霆。麾旆所臨，風行草靡，神筭所指，龍舉雲屬。諸夏廓清，戎翟思韙，興文偃武，闡揚洪烈。明保沖昧，翱翔禮樂之場，撫柔黔首，咸（濟）〔躋〕仁壽之域。[55]自霜露所墜，星辰所經，正朔不通，人跡罕至者，莫不踰山越海，北面

稱蕃，款關重譯，脩其職貢。是以禎祥發采，左史載其奇，玄象垂文，保章審其度，鳳書表肆類之運，龍圖顯班瑞之期。重以珠衡日角，神姿特挺，君人之義，在事必彰。書不云乎，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」。民心無常，惟惠之懷。神祇之眷如彼，蒼生之願如此。笙管變聲，鍾石改調。朕所以擁璇持衡，傾佇明哲。

昔金德既淪，而傳祚于我有宋，曆數告終，寔在茲日，亦以水德而傳于齊。式遵前典，廣詢羣議，王公卿士，咸曰惟宜。今遣使持節、兼太保、侍中、中書監、司空、衞將軍、雩都縣侯淵，兼太尉、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，受終之禮，一依唐虞故事。王其允副幽明，時登元后，寵綏八表，以酬昊天之休命。

太祖三辭，宋帝王公以下固請。兼太史令、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曰：「六，亢位也。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，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；〔魏〕自黃初至咸熙二年，[56]四十六年而禪晉；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，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；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，凡六十年：咸以六終六受。六，亢位也。驗往揆今，若斯昭著。敢以職任，備陳管穴。伏願順天時，膺符瑞。」二朝百辟又固請。尚書右僕射王儉奏：「被宋詔遜位。臣等參議，宜剋日輿駕受禪，撰立儀注。」太祖乃許焉。

史臣曰：案太一九宮占推漢高五年，太一在四宮，主人與客俱得吉，計先舉事者勝，是歲高祖破楚。晉元興二年，太一在七宮，太一為帝，天目為輔佐，迫脅太一，是年安帝為桓玄所逼出宮。大將在一宮，參相在三宮，格太一。經言格者，已立政事，上下格之，不利有為，安居之世，不利舉動。元興三年，太一在七宮，宋武破桓玄。元嘉元年，太一在六宮，不利有為，徐、傅廢營陽王。七年，太一在八宮，關囚惡歲，大小將皆不得立，其年到彥之北伐，初勝後敗，客主俱不利。十八年，太一在二宮，客主俱不利，是歲氐楊難當寇梁、益，來年仇池破。十九年，大小將皆見關不立，凶，其年裴方明伐仇池，剋百頃，明年失之。泰始元年，太一在二宮，為大小將奄擊之，其年景和廢。二年，太一在三宮，不利先起，主人勝，其年晉安王子勛反。元徽二年，太一在六宮，先起敗，是歲桂陽王休範反，竝伏誅。四年，太一在七宮，先起者客，西北走，其年建平王景素敗。昇明元年，太一在七宮，不利為客，安居之世，舉事為主人，應發為客，袁粲、沈攸之等反，伏誅。是歲太一在杜門，臨八宮，宋帝禪位，不利為客，安居之世，舉事為主人，禪代之應也。

校勘記

↑ 闡生吳郡太守永　「永」梁書武帝紀作「冰」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同，未知孰是。

↑ 徙為威烈將軍　殿本改「威烈」為「武烈」。按宋書百官志有武烈將軍，無威烈將軍。參閱卷七東昏侯紀校勘記第八條。

↑ 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　「承之」二字原作「諱」，以齊高帝父名承之也。凡帝名宋本、毛本皆作「諱」，蓋子顯原文如此，今從殿本改，以便讀者。下皆仿此，不別出校記。

↑ 今擬為兗州□□檀征南詳之　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闕文作「刺史」二字。張元濟校勘記云：「疑『□□檀征南詳之』七字為句。」

↑ 健與偽馮翊太守蒲（旱）〔早〕子悉力出戰　據殿本改。按宋書蕭思話傳作「蒲早子」，又作「蒲蚤子」，早蚤通用，則作「早子」是。

↑ 遷右軍將軍　按文選五十九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作「冠軍將軍」，疑「右軍」為「冠軍」之譌。承之先為龍驤，稍遷冠軍，資序正合。若右軍將軍，為四將軍之一，領宿衞營兵，非雜號將軍之比，時承之無殊勳，不當超遷居之也。

↑ 梁土民思之　「土」殿本作「士」，張元濟校勘記云作「士」譌。按南史齊紀避唐諱，去「民」字，作「梁土思之」。

↑ 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　洪頤煊諸史考異云：「按宋書蕭思話傳作『胡崇之』，魏書世祖紀亦作『胡崇之』。」今按宋書文帝紀、劉懷肅傳、臧質傳並作「胡崇之」。冊府元龜一百八十四作「胡宗之」。

↑ 西（陵）〔陽〕王撫軍參軍　張森楷校勘記云：「終宋世無西陵王，『陵』當為『陽』，各本並譌。」按宋書豫章王子尚傳，孝建三年，年六歲，封西陽王。大明二年，加撫軍將軍。作「西陽王」是，今據改。

↑ 為北（軍）中郎中兵參軍　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：「按子鸞以北中郎將領南徐州刺史，太祖為其僚屬，當云北中郎中兵參軍，此多一『軍』字。」今據刪。

↑ 析竹為寄生　「析」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九引作「折」，南史齊紀同。

↑ 虜遂（退）〔進〕至淮北　據南監本、局本改。張森楷校勘記云：「局本作『進』是，是時魏兵轉南，安得云退。」

↑ 太子左卫率，《御览》卷一二九引萧子显《齐书》作“太子右卫率”

↑ 招聚亡命　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招聚士眾」。

↑ 元徽二年五月舉兵於尋陽收略官民數日便辦眾二萬人　「便辦」南監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得士」。毛本脫去「元徽二年」至「便辦眾」一行二十字。

↑ 悉乘商旅船舫　「舫」南監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艦」。毛本闕「舫」字。

↑ 加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　按毛本、局本「軍」下有「事」字。

↑ 埋首道側　通鑑宋蒼梧王元徽二年作「棄首於水」。考異云：「南齊書云『埋首道側』，宋略云『棄諸溝中』，今從宋書。」

↑ 別率杜黑蠡急攻壘東　「杜黑蠡」通鑑作「杜黑騾」。考異云：「宋書、南齊書作『黑蠡』，今從宋略。」

↑ 雖悔（可）〔何〕追　據毛本、殿本、局本改。

↑ 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　通鑑作「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納南軍」。考異云：「宋書作『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』，南齊書作『車騎典籤茅恬』，蓋皆為褚澄諱耳，今從宋略。」

↑ 羽林監袁祗奔景素　張森楷校勘記云：「『袁祗』宋書景素本傳作『垣祗祖』，未詳孰是。」

↑ 左右張互兒馬墜湖　「張互兒」宋書後廢帝紀作「張五兒」。

↑ 又於蠻岡賭跳　「蠻岡」通鑑宋順帝昇明元年作「臺岡」。考異云：「南史作『蠻岡』，今從宋書。」胡三省注：「臺岡，意即臺城之來岡。」

↑ 太祖固辭上台　「上台」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上命」。按宋、齊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為三公，稱上台，時道成固辭司空，故以為言。元龜一百八十四亦作「上台」。

↑ 以長女義興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　「元和」元龜一百八十四、宋書沈攸之傳並作「文和」，通鑑同。

↑ 乙卯太祖入居朝堂　殿本考證云：「宋順帝紀、宋略作『丁卯』，與此互異。」

↑ 以父揩名宦不達　張森楷校勘記云：「宋書王景文傳『揩』作『楷』，是。」

↑ 秉從弟領軍（韜）〔韞〕　據殿本改。

↑ 劉秉走雒檐湖　南史齊紀作「額檐湖」，通鑑同。

↑ 不得織成繡裙　御覽一百二十九、四百三十一引作「不得織成繡衣裙」。

↑ 又諸雜漆物　御覽一百二十九引「漆」作「飾」，通鑑胡注引同。御覽四百三十引又作「漆」，與此同。

↑ 領揚州牧　按揚州之「揚」，相沿作「揚」。王念孫讀書雜志云：「凡楊州字，古皆從木，不從手。」本書各本皆作從手之「揚」，惟百衲本楊揚錯出，今悉改作揚。

↑ 甲午重申前命　按是年正月癸卯朔，無甲午，二月癸酉朔，二十二日甲午，疑上奪「二月」二字。

↑ 神歇靈繹　「歇」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厭」，南史齊紀同。張元濟校勘記云：「宋書孔顗傳有『神歇靈繹，璿業綴旒』語，宋本不誤。」

↑ 纂承大業　元龜一百八十四「承」作「茲」。按蕭道成父名承之，策文必不犯其家諱，

疑作「茲」是。

↑ 乃者袁（劉）〔鄧〕構禍　張元濟校勘記云：「南史作『袁、鄧構禍』，袁、鄧指袁顗、鄧琬也，事具泰始元年。」今按元龜一百八十四亦作「袁、鄧構禍」，王欽若等注云「袁顗、鄧琬舉兵向闕」；又通鑑宋明帝泰始元年「既而聞江、雍治兵」，胡注云「江謂鄧琬，雍謂袁顗」。凡此俱足證「劉」當作「鄧」，今據改。

↑ （受）〔爰〕自南區　據殿本改。按南史齊紀、元龜一百八十四俱作「爰」。

↑ （大）〔文〕明之軌誰嗣　張森楷校勘記云：「南史『大明』作『文明』。按文、明二帝是蒼梧祖及父，故指言之。孝武，其伯父也，可不及；大明又是孝武再改之元，尤不當以為稱。當從南史作『文明』為是。」按元龜一百八十四正作「文明」，今據改。

↑ （韜）〔韞〕述相扇　張森楷校勘記云：「『韜』當作『韞』，韞、述謂劉韞、劉述也。」按元龜一百八十四正作「韞」，今據改。

↑ 沈攸之苞禍　按元龜一百八十四「苞禍」作「苞藏禍釁」，文義較順。

↑ （注）〔汪〕哉邈乎　據南史齊紀改。按南監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往」，元龜一百八十四作「遐」。

↑ 內外之寄　「寄」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寵」，南史齊紀同。按元龜一百八十四作「寄」。

↑ 〔今〕命使持節〈至〉授〔公〕相國印綬　「今」字據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補。按元龜一百八十四作「可」字。「公」字據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補。

↑ 兼司空副　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無「副」字，元龜一百八十四有。按兼司空副，言為褚淵之副也，有「副」字是。

↑ 秩踰三鉉　「三鉉」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三事」。

↑ 其以相國總百辟　「百辟」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百揆」。

↑ 以公秉禮弘律　「秉」南監本、毛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執」，南史齊紀同。元龜一百八十作「秉」。按南史「秉」作「執」，避唐諱改，毛本、殿本、局本又據南史改也。

↑ 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錫茲玄土苴白茅　按南監本、局本刪此二十五字。

↑ 越（嘗）〔裳〕薦翬而已哉　據南監本、殿本、局本改。

↑ 南監本謗作“言+荧”

↑ （難滅星謀）〔日蝕星隕〕　據南監本、殿本改。

↑ 卷海沂之氛沴　「沂」毛本、局本作「圻」。

↑ 王光改照，“王”南監本、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、局本作“三”

↑ 咸（濟）〔躋〕仁壽之域　據南監本改。按張元濟校勘記云「濟當作躋」。

↑ 〔魏〕自黃初至咸熙二年　據南監本、殿本、局本補。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